

群 鬼

——取被捕农民的活胆

藤冈顺一

(股长 警佐)

被悬崖峭壁所阻断，曲折的山路急剧向右拐去，眼前明亮地开阔起来。平缓地往下倾斜的村公路隔开北边的山麓和南边的梯田，成为弓形，大大地弯曲延伸着，消失在东南方重叠的秃山之间。四五天前下的小雪像被刷子刷过似的聚集在山麓，露出漆黑而荒芜的大田地表。

这一带是本溪湖东南方约10公里的山岳地带，是从所谓宝库的东边道前往三角地带的岫岩的交通要道。重叠的高山成为自然的城墙，易守难攻，完全是为游击战设置的坚固城堡。

沿着这个村公路，从头顶到脚尖都是黑色的伊藤警察队，由于连日行军，精疲力尽，脚步沉重，把枪当作扁担，排成两列长长的队伍慢腾腾地走着。也有人在腰里挂着西洋式军刀，再在背上背一把日本刀。

1936年2月上旬，为了防止东边道以及三角地带蜂起的抗日联军的汇合，想要进行夹击，调动在安奉线^①各站盘踞

^① 安奉线即今丹东至沈阳的铁路线。——译者

的警察队和进入这个山区的关东厅奉天警察署伊藤警察队，乘着村人庆贺春节的时机，由村落到村落进行袭击，逐个践踏得乱七八糟，好容易才走到这里。

从早上就阴着的天空已完全被雪云笼罩了，山和树林都被灰色的烟雾覆盖着，看不太清楚，尽管还是下午3点左右，可是已经像傍晚的时候了。

我在昨天晚上喝白酒^①过量，醉得两腿摇摇晃晃的，按着时时作痛的肚子，可是神经却非常集中，盯着离开队伍两米左右、走在斜前方的一个中国农民的身影。他挑着五六个很重的大口袋，往前弯着身体，目不转睛地望着地面默默走着，那神态像是过度忧虑着什么似的。

“那个家伙果真是密探吗？还是像他一口咬定的是农民呢？”我感到有点疑惑。他看起来像是40岁上下，有结实的体格，像是握着锄头接连劳动过来的人，有满是大硬骨节的手，在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有一双善良的眼睛，在额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陈旧的帽子和补缀的棉衣浸透着土腥气，怎么看也是那种为每天生活所迫而刻苦投入全部精力的一直在种田的农民。

“是的，这个家伙的确是农民。可是，一旦捕住就不能放过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密探，无论怎么说，只有拷问和死在等待着他。那个时候，我虽然因为肚子痛而不能分得功劳，但是，作为^②弥补，在拷问的时候不是还可以参与吗？……尽量在现在这个时候想想妻子的事情吧！”我一面嘲笑，一面像在网里期待着食饵的毒蜘蛛一样，眯着惺忪而充血的醉眼，望着那农民的身影。

^① 是日本酿造的白色甜米酒。——译者

那是今天早晨10点前后的事了。我们沿着山麓的道路，从枝叶整齐的松树林木之间来到有七八户农家的村子时，小队长威风地挺立在足有两搂粗的老松树根下，发出了“一齐搜查！”的命令。红色的春联在每家的门旁或门板上贴得很好看。像焦急地等待着欢乐的春节似的这个安静的村子，一瞬间被狼一样突然扑过来的日本鬼子所蹂躏，门和门板被踢开，窗子被打破，家具等物被随手破坏，喜庆的春联也被撕成碎片，散落在院子里，被脏鞋所践踏。预知凶恶的野兽来袭的村民已经逃走了，我们便把所有的屋子逐一破坏。正当我们想要撤走的时候，四五个人以功臣自居，连拉带扯地把一个农民样子的中国人带到公路上来，然后在2月的寒天里光溜溜地加以踢打拷问，百般折磨。

“你是密探吧？”

“喂，坦白吧！”

那农民顽强地不断说着同样的话：“我是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有做。”

久松分队长怒道：“好，那么你背上这些东西跟着来吧！要是逃跑就枪毙！”他强迫那农民背上塞满掠夺品的口袋，一走慢就猛推，一直拉到这儿来。

我一边想着这些情况，一边盯着那农民，那农民突然转过身来，视线相遇。他惊慌地把视线避开。看到这个样子，我吓了一跳。“混蛋！窥伺机会吗？想要逃跑吗？好，要是逃跑就逃逃看！先开一枪……抓住逃跑的家伙也是大功劳，拿枪打死了就不能拷问了。不管怎样，最好先瞄准脚。杀死他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我心里这样打算着，肚子疼痛也完全忘记了，不由得心中暗自得意，等候着那个机会。

道路再次弯曲起来，上了山中坡道，到了陡峭的半山腰

时，听到“大休息”的命令。大家都选择个合适的地方，随意拿着枪坐下来，开始吸烟。也有因过分疲劳而睡在道边上的。那里一侧山坡像被切开似的可以看到红土的表层，形成峭壁，略微平坦而宽阔的空地是适宜的休憩场所。

分队长、警察部长久松和小队长正畅谈着什么，突然站了起来，走近成为峭壁的山崖边，注视着像撕破秃山而形成的深邃的洼地，显出专心考虑什么事情的样子。不久，便像拿定主意似的把叼着的烟还未吸完就啪的扔进了洼地，向蹲在部队后尾的农民举起手来呼唤道：

“喂，到这儿来！”

农民正在想着什么，没有任何警惕的样子，大步走近分队长旁边。

“分队长这家伙又要拷问了！这家伙有意思。那个混蛋也许要逃跑。好，要是逃跑就开枪。”我这样想着，一下子拿起枪，跑了过来。想不到七八名同事手里拿着枪早已包围了现场，筑成一堵无处逃跑的人墙。

“坐在那儿！”

分队长抬了抬下巴，向洼地的尖端示意。农民用探寻似的眼神看着分队长，突然在那个地方跪下，好几次把头磕下：

“我是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过，又把东西搬到这儿来了，就让我回去吧。我怎么也得回去呀！”他一心要求回去。

“喂，想回去吗？要是想回去就早一点说实话吧！怎么样？你是密探吧？喂，快说！说是密探。”

分队长转过胖墩墩的不倒翁似的身体，歪扭着黝黑的脸，露出一大排镶金的不整齐的牙齿，像“祭神舞乐的狮

子”那样，大声逼问之后，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看了一下周围的我们。“这小子要干什么？”我这样想着。他推测着大家的心情，显出得意的样子，眯着残忍的眼睛呆笑着。要想随意指使鲁莽的部下，最重要的是使他们吓破胆子。他想发挥自己的残忍性的时候，总是叫人看见那阴惨的笑容。

果然，这个家伙迈出一步，猛抓住农民的左手腕。

“混蛋！还不坦白吗？”他像狗吠似的叫道。他在刚拉起来的时候就用力把对方的胳膊往后反拧。

“呜呜……”那农民发出痛苦的呻吟，被拧得趴在地上，哎呀哎呀地痛得浑身乱动。

“我是老百姓。你说我干了些什么啦？为什么非对我这样呢？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他不断地呼叫。

“这个家伙是顽固的东西！还不说吗？妈的！也要这个吗？”分队长朝那胳膊痛得受不了而微微颤抖的农民的肩头，又不断地用脏鞋猛踢。农民把痛苦得扭歪的脸拼命转向后边。他瞪着充满愤怒和憎恨的泪水而闪闪发光的眼睛。分队长厌恶地瞪着他的脸。

“混蛋！越来越不想说啦！好，叫你看看！”分队长把拧着的胳膊松开，突然拔出腰里的日本刀，明晃晃地指着农民的眼睛。

“怎么样？还说谎吗？这次可是这个啦！这次只有坦白啦！”他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按着农民的头往前推去。他嗖的把明晃晃的刀抡过头顶，狠狠地大声喊道：“说呀！”

凄惨的杀气像迸出的电光一样飞快地射入人们的肺腑。一瞬间，瞑目的农民睁开勃然大怒的眼睛，转过头来说道：

“魔鬼！我是老百姓，有什么罪！记住这个仇恨！”他牢固地握着拳头，极度愤怒，抖动着重身体，瞪着久松。他眼泪已

经干涸，目光炯炯，像要穿刺这群杀人鬼似的闪耀着。他样子可怕，好像马上就要咬断人的喉咙。

久松全身受到这种锐气的压迫，发出低低的呻吟声，摇摇晃晃倒下去似的砍了下去。一下子被喷出的鲜血顶起来的头颅，飞出三四十厘米，随后划成半圆形倒转过来，猛然睁大燃起仇恨烈火的眼睛，好像要把那群杀人者一个一个刺死似的瞪着，突然向洼地落去。

我好像听到落下去的头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刺骨的寒气使我清醒过来。

久松分队长脸色苍白，像擦拭冷汗似的用衣袖抚摸着脸，一只手提着滴血的亮晃晃的刀，放心地直立着。

这时，分开人墙的小队长藤泽警部补^①慌慌张张出现了。他油光的脸上架着眼镜，镜片后面闪着细长的残忍的目光，进来之后首先对着久松心满意足地笑着，然后不管不顾地走近尸体，拽着脚从洼地的边缘拖拖拉拉地运走了。要干什么？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他睬也不睬，像要遮挡住尸体似的弯着腰，很快解开尸体的棉衣，露出胸膛之后，一眨眼的功夫拔出了军刀，从胸部到腹部直着切开，接着沿下部肋骨横着切进去，用手和刀撕下肉来，剥下沾满血的淡黄色脂肪和肉，露出白色的肋骨。

在我们屏住呼吸看着的时候，突然，小队长左手使劲插到肋骨深处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在满是血的手上抓出也不知是黑红色肉块还是血块的东西，用刀切取下来。啊，是活胆！

是呀，这些家伙的目的原来是这个！疑云久久笼罩着头

^① 警察职级之一，地位次于“警部”的警察。——译者

脑，现在突然被吹跑了。虽然逮捕了却放置不管，不捆上绳子而叫他当苦工，本应夸耀“功劳”却连本部也不报告，而拉到深山里面，仅仅在休息的时间就慌忙杀害……一切缘由就在这里。是呀，这是为了偷偷治疗淫荡腐败生活中得的恶性疾病，是为了过更加糜烂荒淫的生活，满足丑恶的欲望……只是为了这个而干的。

眼望滴着仇恨之血的人胆，心满意足地微笑着的小队长，撕开农民的衣服，把它包上，再用白色的毛巾裹好，随便放进口袋，把带血的刀擦完收回刀鞘，才像注意到什么似的回过头来，环视一下大家的脸。

“别在那里发呆，来帮忙！”他一面骂着，一面开始拉尸体。吓了一跳的我们，慌忙跑上前去，把农民的尸体拉着扔进深深的洼地。

小队长环视了这一带之后，想早点从现场逃脱出去，用嘶哑的嗓音高喊道：“准备出发！集合！”分队长抽搐着发青的脸，被什么东西迷住似的走了起来。

我曾经听到过取胆的话，可是为了取活人胆而杀人的这种事情不但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但是如今，我也实际上一同砍头，一同切取了活人的胆……不，是为了取活人的胆而惨杀了人！魔鬼——是的，完全是魔鬼！

现在，在我的脑海里，农民最后的叫声和闪耀着愤怒、憎恨的炯炯目光，仍留下了活生生的深刻印象。啊，那个农民的仇恨，再加上紧靠着那个被残酷杀害者的尸体而哭叫的遗属的满腔仇恨，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房，惭愧得心如刀绞。我从心底非常憎恨我的过分丑恶的过去。

说到警察，在日本从很早就受到国民的尊敬，这是因

为，他们是为社会服务的……我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因而这样想。但是，这完全是意料不到的错误。

现在，我还想有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把日本的警察在日本和中国所干的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地暴露在人世上，要求必须认识过去的错误和可耻的行为。此外，我就是死也不会再重复过去的罪恶了。但我也必须告诉晚辈，劝告他们，再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并且，在亚洲想再重复这样的罪恶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从全世界根绝侵略战争，特别是根绝和防止灭亡人类的原子战争，我认为必须倾注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简 历

学历：初中毕业

出身：小资产阶级（商店店员）

出生地：新潟县

旧所属：伪满奉天省警务厅经济保安科

年龄：49岁

（笔者已去世）